以民间力量为帆，驶向全民阅读之海

——宁波“无界书香之城”是怎么炼就的？

四月的宁波，春风裹挟着书香拂过三江口。宁波自去年创新推出“我陪孩子读经典”全民阅读品牌以来，今年迭代升级为2.0版，以经典育美好、以文化润人心，通过数字化、场景化、国际化的创新手段，打造一场覆盖全龄段、贯穿全年的阅读盛宴。天一阁的飞檐下，孩子们捧着绘本席地而坐；地铁车厢里，青年们沉浸于“阅读快闪”的静默时光；乡村文化礼堂中，古稀老人用方言吟诵经典……

这座“书藏古今”的城市，正以一场场全民共读的盛景，诠释着“阅读即生活”的深层内涵。宁波以立法先行之姿，构建起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阅读生态，全市近千个民间阅读组织，如同闪闪繁星，点亮城市的文化天空。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我们走进宁波的阅读组织，探寻其如何以空间拓展、形式焕新和群体共融，构筑起一座“无界书香之城”。

周晓思 文

1 阅读空间拓展：深入乡村、商圈与职场

当阅读空间从图书馆的穹顶下“出走”，渗入乡村老宅的屋檐下、商业广场的瓷器店内、企业会议室的玻璃幕墙旁，一场关于文化触角的“毛细血管革命”正在宁波悄然发生。

在慈溪市横河镇彭桥村农家书屋，历史学者方向明与村民围坐共读《烽火热土》，书页与窗外的稻田在蝉鸣中叠成双重年轮；周巷镇万安庄村的夏夜，沈家萍老师举着手电筒，带孩子们在《肉桂色铺子》的奇幻故事里寻找萤火虫；在附海镇花塘村的绘本课上，悠悠老师翻开《它们一定是饿了》，书中小动物们焦急寻找食物的画面引得孩子们咯咯直笑。

这是慈溪稻读公社“悦读四季”项目的寻常剪影。“稻读公社”取自“稻可果腹，读亦润身”。自2022年起，这支深耕乡村的阅读队伍带着“全季阅读、全景走读、全网领读、全域耕读”四把钥匙，走进慈溪18个乡镇（街道），解锁了36场农家书屋活动、100场乡村文化礼堂共读，搭建起群众“自治式”的阅读普及新路径，助推乡村阅读迈入快车道。

2023年，这个“泥土里长出来的项目”入选中宣部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农家书屋创新示范案例，见证着阅读如何成为“精神共富”的活水。

而150公里外的宁海西子国际广场内，另一种空间实验正在颠覆人们的认知。“悦器读书会”所在的空间，本身是一家展览售卖瓷器的店铺，在这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与明代大儒方孝孺的《逊志斋集》并排陈列。这个2021年由宁海县图书馆“拾获”的阅读组织，每周五晚上聚集着主妇、茶商、教师、店员等书友，他们在茶盏叮咚中共读，把读书笔记晒进“看宁海”客户端的交互平台“书友圈”里，分享参与感受和读书感想。

阅读的星火同样在民营企业内燎原。如何让阅读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读书人俱乐部理事长严国平一直在思考。这个2009年成立的阅读组织，从初创起，成员身份就带有企业基因。2024年，读书人俱乐部启动“百人百基百业”工程，将百家企业的会议室变为书房，让民宿、茶室化身为文化驿站。“阅读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严国平说。

这类“毛细血管”式的阅读跨界空间，或许没有城市书房的恢宏，却像蒲公英种子般完成着更隐秘而重要的使命——在乡村，它们是抵抗文化荒漠的蓄水池；在城市，它们是治愈精神碎片化的黏合剂；而当二者在“云端”通过直播、共读打卡联结时，一个立体的全民阅读生态系统已然成型。

4月20日，天行书友会“走读大运河”活动。（受访者供图）

4月19日，“湖甬领读·同心领读”第12期读书会活动。（受访者供图）

2 阅读形式焕新：从文本到多维的生命对话

宁波的阅读组织正将书本化为可触摸的时空。正如天行书友会在《风雨健行30年》册子中所写：“书不是用来供奉的，是要在行走中焐热的。”知识不应是博物馆的展品，而是流动的生命体验。

在锈迹斑斑的杭钢高炉下，70名书友手持《大运河》，朗读声与钢铁回响共振。这是4月20日天行书友会“走读大运河”活动中的一幕——在杭州钢铁厂遗址的工业风景中，书页上的文字与铁轨的岁月纹路交织。参与者王女士触摸着冰凉的钢架感慨：“原来《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旋律，真的能从钢铁缝隙里渗出来。”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文人铭记在心的读书古训。为遵循这一传统，天行书友会倡导“开门读书”，组织书友们走出书斋，到田野山村去读“无字之书”。

作为宁波成立历史最久的阅读组织，2016年，天行书友会开展第一期“书香宁波 人文之旅——带着一本书去旅行”活动，书友每人带一本《那些美丽的村庄》，由书作者樵夫作“导游”，带着大家前往奉化的常照村和岩头村。

书越读越多，路越走越远，宁海许家山村、慈溪方家河头村、舟山新建村、金华诸葛八卦村、杭州桐庐环溪村……“天行”足迹遍布宁波及周边的山山水水。

天行书友会创始人之一、会长黄朝洋说，“读书+行走”模式，是一面鲜艳之旗，当年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曾被编入《宁波年鉴》。

这支队伍30年发起300余次文化之旅，吸引超2.8万人次参与，其开创的“带一本书去旅行”模式，早已被全国百余家读书会效仿。天行书友会的微信公众号在宁波文化圈也有一定的知名度，这里除了发布书友会活动讯息以外，还推送会员们的读书随笔，2024年共推送184期，平均两天一更。

当阅读的边界继续拓展，象山县将经典搬进了中国海影城的民国街景。12岁的奚语宸蜷缩在“渣滓洞”铁窗下，母亲扮演的江姐轻抚她枯黄的发梢，孩子脱口而出的不是剧本台词，而是《红岩》原文：“娘，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黑屋子里？”这场《红岩》沉浸式演读，让孩子和家长在亲身演绎中感受历史。

2024年，象山县举办了50余场这样的“情景演读”活动，是象山“见海·伴读——我陪孩子读经典”系列活动之一，家长和孩子参与热情高涨。这种新颖的形式让经典“活”了起来，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化作动人的故事，如明灯般照亮孩子成长路，使他们不仅掌握诵读技巧，更学会思考，激发爱国情怀与责任感。

这些创新实践证明，阅读不仅是对知识的获取，更可以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体验。宁波的阅读组织正以多元形式打破阅读的边界，将单向的知识接收转变为多维的生命对话，让文字真正“活”在人们的生活里，完成了阅读从信息获取到生命滋养的本质跃升。

3 阅读人群扩面：当书籍照亮普通人的生活

在宁波的阅读版图上，一场静默的变革正在发生——书籍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专属，而是成为照亮普通人精神世界的明灯。

4月19日中午，在北仑区大碶街道灵峰工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走廊尽头，陈利娟蹲在地上清点书籍，《工匠之歌》封面上桥吊司机竺士杰的人像仿佛被穿过窗棂的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边。陈利娟，这位初中辍学、曾蜷缩在服装厂角落里用手机听书的来自河南的女工，屡次在写作比赛中获奖，还获得2023年全国总工会玫瑰书香·阅读学习成才女职工殊荣。此刻，她将一摞摞新书整理上桌——两小时后，30名产业工人将聚集于此，讨论书中“大国工匠”的成长密码。

当天的读书会议程丰富：邀请了《工匠之歌》作者彭素虹分享创作心得，现场播放了提前录制的竺士杰对职工读友的寄语，还发布了2025年“书香同行”阅读书单，颁发“书香同行阅读推广大使”证书，其中5位是普通职工，5位是各行业榜样。

4月19日活动现场，一线工人陈敏江攥着正书的手微微发抖——这位内向的车间物料员刚获评“书香同行阅读推广大使”，他说：“我相信人是经验的产物，只要自己一直在行动和思考，就一定会有所改变。”另一位是宝妈闫晓斐，之前当过服务员和食堂帮厨，参加读书会贯穿了她从怀孕到孩子一岁的全过程。读书会结束后，她迫不及待地在朋友圈发出千余字的感言：“有幸拿到‘阅读推广大使’的聘书，突然有了一种使命感。我本是一个思想闭塞、自卑的农村女孩，阅读带给我不一样的阅历和宽广的精神世界。”

“流水线同样需要诗和远方。产业工人阅读的特征，就是需要人带领。”陈利娟坦言，“对‘阅读推广大使’的要求只有一个，不用推广得特别远，给周边的亲友同事推广好就行。”她的阅读版图正在不断扩张：2022年发起的“潮甬领读”读书会，去年52期活动吸引超1800人次参与；2025年新增“同心领读”计划，要把读书会送进大碶街道的每个社区。

九龙湖畔，“萤火之光读书社”则以更自由的姿态汇聚着176名读者，书社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学历从小学到博士不等。作为一个永久免费制的公益读书组织，入社几乎没门槛：喜欢阅读和即将喜欢阅读。

阅读正在重塑普通人的生命轨迹。“加入书社后，很多人说我有书香气了。有一次去镇海中学门口接孩子放学，有学生过来向我鞠躬，认真地喊了一声：‘老师，好！’我也认真地回复了那位学生：‘小朋友，好！’”几十年从事餐饮业的王吕丽分享道。“以前家里连书柜都没有，这次新房子装修，特意打造了一间书房，现在整面墙都是我的‘精神货架’。”自由职业者夏月娥凝视定制书柜的眼神，像极了主厨审视珍藏的调料罐。

这些故事折射出宁波阅读推广的独特路径：不是居高临下的文化施舍，而是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在书籍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正如萤火之光读书社创始人之一的吴鲁言所说：“阅读应该是自由的，我们不强求每个会员必须读什么书，也不规定每个会员必须发言，我们只希望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和成长。”

读书是“积跬步以至千里”的过程，就像“萤火之光”这个名字，萤火再微小，也能在黑暗中发出光亮，照亮前行的路。

在这里，书籍成为最平等的媒介，打破了职业、学历、阶层的界限，让产业工人、家庭主妇、小店主与专家学者在同一盏灯下对话，每个普通人都是文化破壁的持灯者。当阅读突破社会阶层的隐性壁垒，这座城市便拥有了最动人的文化风景——不是高墙里的精英沙龙，而是流动在市井街巷的文明之光。

4 向未来：文脉为锚，民间力量为帆

从天一阁藏书楼到现代城市书房，从《三字经》的童声诵读到AI时代的深度阅读，宁波用千年文脉为锚，以民间力量为帆，驶向全民阅读之海。这里的每一场读书会、每一次走读、每一本漂流书，都是文明基因的重组实验，都在编织一张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体与社会的文化网络。

宁波的阅读生态亦如奔涌之江，既承载着传统之舟，又激荡着创新浪花。当书香成为城市呼吸的节拍，阅读便不再是简单的行为，而是一种浸润灵魂的生活方式——这或许正是宁波献给时代的最美答案。

宁波图书馆福庆馆内阅读一景。（徐诚 摄）

宁波少年儿童图书馆内的阅读者。（徐诚 摄）

现场。（书海寄遥——天一阁晒书大会 徐诚 摄）

解“读”

童鸿杰

阅读的书面意思是运用语言文字来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并获得审美体验与知识的活动。

“阅”和“读”，其实有不同的意思。“阅”的本义是在“门”里清点、盘查，后延伸为察看、检视、阅历。这意味着“阅”是需要运用经验去思考并理解的。

而“读”，有两个本义。一个念dòu，指的是语句中的停顿。古人诵读文章，稍长的停顿叫“句”，较短的停顿叫“读”。加注句读的动作，被称为“断句”。

韩愈的名篇《师说》有一句话叫“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意思是连基本的断句还做不到，哪里能“解惑”呢？后来，人们慢慢地把“读”写成“逗”，现在我们所用的逗号就是来源于此。

“读”的另一个本义呢，就是今天说的dú，意思是照着文字念。发出声音读，是朗读，无声地读，是默读。

说到读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苦读。孙敬悬梁，苏秦刺股，车胤囊萤，孙康映雪，匡衡凿壁，宋濂借书……可以说，古往今来，多少名人的苦读故事，值得我们大书特书。

前几天，又看到“江泌追月”的典故：有个叫江泌的人，小时候家中贫寒，晚上跟随月亮的光亮来读书。江泌住在一间小西屋里，月亮一出，照在屋内床下，江泌就坐在床沿读书。一会儿，月偏升到东南上空，江泌就走出屋门外，斜倚着门框读书。夜深了，月西归了，江泌又爬上屋顶，追着月光读书。读着读着，太困了，从房顶掉到了地上，他也不怕疼，爬上去继续读。

小时候，我觉得读书真苦。尤其是刚上中学的时候，每天凌晨4点起床，吃一口泡饭就出门。学校在很远的山岙里，要走上两个小时，要经过好几个村庄，会遇到好多野狗。有一次，大概是我手里的饭盒有香气，一群野狗追着我跑。到了学校，我的鞋子都跑掉了。那时候，学校条件也差，窗户都是纸糊的。一到冬天，寒风呼啸，教室里的人打着哆嗦跺着脚，读课文的声音怎么听都像是低沉的惨叫。

也有人说读书是乐读。《论语》的开篇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陶渊明呢，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陆游更是以读书为人生乐趣，“天下无如读书乐”。

读书的滋味确实好。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杭州读中专，专业是图书发行。第一次实习，分到浙江省外文书店，那时书店还在西湖边。门市的柜台，细细长长的，从柜台一抬眼就是垂柳、松柏、香樟。门前花坛也很精致，恰似七色缎带。比花坛更美的，是书店里的仓库。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书，尤其是那些原版书，装帧精美，让人爱不释手。那时候，中日围棋对抗赛非常激烈，很多人爱看围棋书。午休的时候，我拿一本日文棋谱，到湖边的石桌上摆谱。妖刀雪崩，大斜大飞，小目尖顶，小飞守角，还有什么“宇宙流”，那真是“欣欣然、乐陶陶，喊然而笑”。

那读书到底是苦还是乐呢？这个问题我曾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啊，渐渐明白了，一个人要想在专业领域中有所成就，势必要经过一番苦读；而一个人喜欢休闲阅读呢，肯定怡然自得，毕竟可供选择的休闲书太多。你看，喜欢诗词的人，可以朗诵诗词；喜欢小说的人，可以沉迷故事；喜欢散文的人，可以在美文中体悟人生。

如此想来，苦读也好，乐读也罢，最关键的还是要爱读。

爱读，就是让正在上学的孩子，能够在掌握课内知识的基础上，读到丰富多彩的课外书；爱读，就是要让银发老人能够安心在家，自得其乐地打开书本；爱读，更是要让千千万万的打工人，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找到自己的阅读方向，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

因为，在那些经典好书中，人类所有的情感被一字一句镌刻。生与死被尽情渲染，爱与恨被反复述说，少年的爱情泛着玫瑰的香味，逝去的亲人化作漫天的星河……那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世界应有的光华。

于是我们懂得，生活并不灰暗，回忆不曾被掩埋，再平凡无趣的日子，也值得满怀期待。

阅读的孩子们。（徐诚 摄）

修书，捡拾旧时光

朱延嵩

自从退休后接手了社区的流动书屋，每个周末，父亲都要在自家的阳台上架起他的“手术台”，精雕细琢般让一本本面露沧桑的旧书换上新颜。我总嫌那些霉迹斑斑的旧书晦气，直到那个梅雨季，卖菜的张婶送来一本浸水的《随园食单》。翻开卷边的扉页，密密麻麻的批注小楷在发黄的纸张间跳跃：“小满日试做樱桃肉，宝儿连添三碗饭”“霜降煨汤，当归放多了些”……这是在一个大家庭中流转了几十年的“伙食记录簿”，从它身上，我看见了脉脉亲情。

父亲教我如何填补这本书上的蛀洞，指尖停顿在一处说：“你看这个‘煨’字，像不像灶火上的砂锅在冒热气？”我征征地望着那些泅开的笔画，恍惚间看见好多年前家中的掌勺人倚在厨房窗前，就着晨光书写烹饪秘籍的情景。

一个大学生来取修补好的《海子的诗》，还让我们看夹在书里的银杏叶书签。她说：“这是奶奶生前留给我的，每当看见它，奶奶慈祥的样子就在我的眼前浮现。”此刻书签背面的“1989年秋”正泛着温润的光泽。女孩说，她也要把校园里的银杏叶夹进书里面。

有空时，我会和父亲一起打理书屋，并留意每位送修者。总穿灰西装的大叔每周三准时来借《新款摩托车维修技术》，他常常用不同城市的车票做书页间的“隔断”；扎辫子的小姑娘总蹲在童书区，把掉页的《小王子》看了一遍又一遍。父亲总说：“修书是在捡拾旧时光，你看县志内页的这道折痕，说不准就是某位学者寻找学术线索时留下的。”

那天，我们给修复好的《唐诗三百首》穿上漂亮书衣。父亲看着那本书，忽然想起我周岁抓周时撕环《声律启蒙》扉页的事。他说，当时一个不留神让我钻了空子，但看到我做了环事后两只小手还不停拉扯的样子，既心疼书，又觉得好玩。他说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而一晃儿的工夫，我都已身为人父了。

现在，我会在修书间隙，想象那些藏在书里的故事。夹在《飞鸟集》里的干枯四叶草，插在《牡丹亭》里的戏票上的电话号码，还有《小团圆》末页用铅笔写的“再版，把它推荐给有缘人”。

电子阅读器方便却没有温度，而纸质书的每道褶皱都在讲述它如何被爱过。

为日子支起翅膀

金幼萼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来，我推开窗户，楼前的月季正开得肆意热闹。带露的花朵粉嫩娇艳，微风拂过，清香味带着晨露的湿润，直往鼻孔里钻。目光不经意落在阳台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书，倚窗坐下。花香萦绕鼻尖，书香沁入心底。

我真正爱上读书，是在28岁那年。学校清退代课老师，我抱着纸箱回家，心里别提多憋屈。路过一家书店，随手翻到《平凡的世界》，看着孙少平在窑洞里借着油灯啃书的劲儿，突然想起自己以前躲在角落看书的时光。书里的他说：“生活不能等着别人来安排，得自己去争去拼，不管结果咋样，起码没白活一场。”

这话像是一道光，给我指明方向。读完这套书后，我开始思考人生，与其给人打工，不如自己干。根据特长，我做起了小学家教工作。休息时，图书馆就成了我的另一个“单位”，我时不时地骑着电动自行车去借书还书，车筐里总不忘放一袋面包，有时当午饭。有人见到笑我，“这么近也骑车啊。”我思忖，节省时间啊。

书能在人遇到疾病时，给人力量。记得13年前，我突然被查出罹患重病，在宁波二院做了射频手术。术后因睡不习惯软软的病床，就在身下放了一排书，当作硬板床。护士见到说，是不是服务不够周到，怎么想到用书做床垫？我笑着解释是喜欢书，有它们在，才有力量挺过最艰难的时刻。在养病期间，我从书中理解了活着的意义：珍惜当下的生活，努力过好每一天，让亲人们因我的存在而幸福。

说来惭愧，这些年一直在与疾病作斗争的日子中度过，身体因免疫力低下，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出现问题。3年前，我在宁波六院做了双脚的拇外翻手术。手术麻药劲儿过后，疼得我压根儿睡不着觉。没办法，我就用手机听《我与地坛》。恍惚中，史铁生摇着轮椅的声音，混着护士查房的脚步声，在我脑子里盘旋，竟然成了最好的止痛药。在养脚伤期间，我坐在轮椅上，理解了行动不便的各种难处。当人的身体受限不能随意行动时，思维反而会相当活跃。靠着书，我走过那一年的寂寞养伤期，顺便写了一些书籍的阅读感受，也算是意外收获。

前几天在医院复查，专家医生说一切正常，并稍稍调整了几味中药方。感觉又赚了些时光。想到史铁生先生在书中写道：“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这就是命运，任何人都是一样，在这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

读书是件神奇的事，能改变人的处事能力，遇事冷静利索不纠结。几年前，身边好多人被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弄得心烦意乱。但我因为读了各种杂书，对事情的发展趋势有自己的判断。当时儿子刚大学毕业，谈恋爱结婚是迟早的事，那婚房肯定是要买的。经过一番全面又认真的考虑，我和先生商量后一咬牙，给儿子买了套婚房。现在回头看，多亏了读书，让我有能力在人生重要的时刻，不糊涂，抓住机会。

读书让我重新找回自信，不再自卑。特别是看了《向内优势：性格内向者的潜在竞争力》之后，才明白，为何我每次参加集体活动后感觉疲惫，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是因为我属于内向型性格。内向者的能量源自内心的深井，而非外部的喧嚣浪潮。“内向不是弱点，而是一种力量。”读书教会我的，不是改变本性，而是像河水接纳河床的走向一样，在认清内躁与深潭后，依然能在属于自己的河道里从容流淌。

前些天，新婚的儿子、儿媳来家里，把我从图书馆借来的《我的阿勒泰》翻得卷了边。还书时，小两口眼睛亮晶晶地说：“等五一放假想去新疆，看看李娟笔下的戈壁草场和转场的牛羊。”我摩挲着书笑了。这代年轻人总爱把诗和远方装进口袋，没想到这次竟和我撞到同一个频道。李娟的文字像春日里的蒲公英，轻轻一吹，就散作漫天的期待，让两代人的阅读时光，在草原的云影下不期而遇。

书是我最贴心的朋友。我在阳台上也放了个书架，这样，朝北的小书房和朝南的阳台，成了我个人的专属地，就像为日子支起了两只翅膀。

在宁波，走读古今书藏

方麒君

风雨天一阁

在风雨里泅渡历史
一楼书籍在远离火焰的净土
百载悠悠。在范氏的楼梯上
没有市侩血统的脚印

雕梁画栋在风雨里恍若梦境
金鱼斑斓　在水底石从蔚忙
似逃遁于尘埃微蜚的线装书
《易经》云：天一生水。
池塘里水藻的轨迹日夜重复
复制命运　复制凝重
复制名叫文化的心疼与喜悦

碑林　一群固化的灵魂
在风雨里湿润而沉默地歌唱
我用手摩挲用心熨帖
古典的信息沿着刻刀纹路
突现类似风暴的力量
神谕般的象形文字密码
锁住了一个深刻宝藏
我需要一生的时间破译

这一刻，谁在翻动书页
谁在照亮思想的黑夜
风雨亘古，敲击楼宇的坚强脊梁

路经五桂楼

梦里，我教导故人：
要快乐，发现快乐的源泉。
比如，你听见鸟鸣，嗅到花香
心境豁然明朗
你想啊，鸟鸣或花香并不因你
没听见没嗅到而遗失啊

梦里，我教导故人：
自梁弄的青石板打马而过
就是满腹经纶的书生
向北，望蟾宫折桂
向南，闭门即深山
七十二峰，不与九十九弄炊烟论高低

梦里，我教导故人
东家好客，留宿三日，一日三餐
免费抄读，免费的导师沙龙
免费，一如光合作用
你不会拒绝这样的馈赠
你会在活字印刷术的脚手架上铭记春光

梦里，我教导故人：
要快乐，那里有一泓快乐的源泉
纵然遥远，却又很近

四明阁凭窗

姚江流淌，岸上行人只取一瓢饮
有时海潮倾涌
随同而至贩卖鱼鲜或山货的舟舳
喧闹一城营生，像雨水击打
无论秦砖汉瓦，抑或春衰秋笠

少年的枯笔宿墨寂寞无声
依赖米糠与糙纸喂养
以小楷补了赢弱的日子
直至长衫立成溯流的桅帆
直至捷报与顶戴映红门口的江水

鸟儿筑巢，一枝条一稻草
书生垒屋，一册诗一卷经
许多事都会随风过
纸墨寿于金石。150余年的风
尚未吹熄清夜的那盏油灯

姚江流淌，探花郎只取一瓢饮
海潮在大闸以东
手机屏代替浪花与吸喝，继续繁华
一阁的寂静，与江河对峙

谷雨伏尉室

草木美好，根须一定咬紧泥石
那是同样可生长棉花与稻谷的土地
蓊郁的意义在于抵抗：
对于荒蛮与遗忘，对于玷污与荼毒

当潜往地底的蛰居抵抗空袭
当谱牒的喘息刺痛族人的耳膜
我看见文天祥的丹心留取
我看见黄梨洲的狼毫疾驱

起初是朝外走的，以钱币换取故纸
也就是以食换字，以衣换墨
胃部的空、肌肤的寒，仿佛冶炼
将肉身雕琢、遇风雪如风雪
遇阳春如溪流、青藤与蒲公英

然后是向里走的，以足迹换取庭院
也就是以汗换棉，以蚕换梁
夏日的金黄、冬天的洁白
都揉打在土坯，烧成砖与瓦
在文明的每一个瞬间建立哨所

此刻，天井的一方碧空柔和
淡云不是携弹的飞行器
更像是焦灼的记忆淬炼的史章
我寻觅耳闻的地窖，如同
在右起竖排的一座座宫宇间徘徊